

新书摘

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小说家、作家张炜在古典文学赏析方面造诣颇深。除了李白和杜甫，张炜心仪的大诗人还有王维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等，近日全新文化随笔《唐代五诗人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王维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五位唐代诗人在张炜的笔下生机勃勃地“复活”。唐代诗人留下的佳句有很多，每逢某个场景和时刻，便会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，脱口而出。佳句何来？张炜认为其不单出于学术，更依赖生活直感，是经过某种特别权衡之后的集体认定。

古诗佳句的感染力是心灵与文辞一起抵达

□张炜



《唐代五诗人》
张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王维文辞章法成熟甚早，十几岁的作品就具备了文字的工细，布局谋篇有相当的美学均衡，可见既是早熟，又有少年童子功力。“古墓成苍岭，幽宫象紫台。星辰七曜隔，河汉九泉开。有海人宁渡，无春雁不回。更闻松韵切，疑是大夫哀。”写这首《过秦皇墓》时，王维年仅十五岁，笔法老到，气象雄浑，有一种超出年龄的苍劲。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被誉为羁旅思亲的千古绝唱，意蕴深邃，写这首诗时也不过十七岁。他十九岁写出了七言古诗《桃源行》，被后人评为“顺文叙事，不须自出意见，而夷犹容与，令人味之不尽”。（清·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）可见王维实在是一个聪颖过人者，词章优势是如此显著。这对于一个人完成终生之大文章，其好处自不待言；但一个人是否会过于

有与文辞一起抵达，二者多少有些分离状态。与他同时期的李杜，这种情形极少，他们以心绪意志之力，也就是神采把人打动。有人可能认为这仅是风格不同所致，因为王维本来就是一个虚淡空灵之人。这种认识似有道理，但还不够确切，因为在他还没有形成这种风格的时候，特别是那些并不以此风格为特征的应制、送别和闺怨诗作，已有文辞堆缀之感。作者在娴熟的文辞组合转化中，奇妙的才情没有涸漫而出，没有通向生命的幽深，留下更多的是辞章本身的颜色。辞章之能力，于诗实在是一把双刃剑。

有时候在庸凡的现代阅读中，我们常常痛惜文辞之粗糙、贫瘠和草率；有时我们感觉写作者缺少长期扎实的文字锤炼，又会把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当成了至高要求。实际上文字的功课的确是至难的、贯穿一生的，但是这种功课一定要与对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究并行发生，而且一定要服从于后者，二者不可以剥离。这种探究的力量一旦减弱，就会求助于文辞，将其当成一个百宝箱和工具箱，反复使用。我们取来各种各样巧妙的工具，用它来掩盖和替代无能与贫瘠。有时候这种虚浮无力的生命状态真的被遮掩了，但也只能作用于一时，很难久远。整个人生的过程所留下的痕迹，在漫长的文字河流里或铿锵、或喜悦、或呻吟、或平庸、或突起、或峻烈、或卓绝，都能在时间的倾听中暴露无遗。

辞章是推助一切元素的工具，它们的茂长是显性的外在部分，就像大地的毛发，山丘上的树木。充满生机的绿色固然可爱，也预示了生命的丰富，可是我们还要看大地本来的颜色，要看山陵的骨骼。当用一支画笔凸显它们坚硬的本质时，或许就会寻找北方的大地，在相对矮小稀疏的灌木丛中，在贫瘠裸露的丘陵岩石间，甚至在荒漠中，才能感受它的力量和苍凉。这种骨骼美、本质美，更能够深刻地

打动我们，与之形成生命的对峙，形成一场生命之间有力量、无遮掩，甚至是有绝情和残酷的对话。

原来褪去茂长的山陵和大地也是一种言辞，它在言说，不过是另一种言辞，是更简单直接的、绝少遮掩的赤裸。它也在生长，它的内部奔涌着不竭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会因为季节更替而减弱，不会因为严寒风雪的肃杀而变形和消失。

严肃的岁月会把表面的东西收割掉。收割之后它们又在哪里？留下什么？这一切我们应当心中有数。

屈指数来，会发现李杜留下的佳句最多，其次是苏东坡等。王维至少有五六组，使用频率较多者也有三四组，尽管其中一二组存有真伪之争，但仍然了不起。一般来说诗人劳作，终其一生，能留下一二佳句即相当了不起。

我们以王维作例，可以将其佳句分为三个层次：一是诗学研究的学术层面，即研究者不可疏漏的佳句。这一部分深邃特异，文辞雕琢之功精湛，虽然没有伤害诗意内含，但是不如另一类平易。如“兴阑啼鸟换，坐久落花多”（《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》）“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”（《过香积寺》）“雨中草色绿堪染，水边桃花红欲燃”（《辋川别业》）等。二是文化层面，即常常被知识人引用的佳句。如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（《山居秋暝》）、“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”（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）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（《杂诗三首·其二》）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（《秋夜独坐》）“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”（《酬张少府》）等。这些佳句只传诵于有相当知识储备的文化人中间。三是生活层面，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（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）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（《山居秋暝》）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（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）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

几枝”（《相思》）等。这些诗句几乎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

佳句出世绝非偶然，它是一种生命质地的外化方式，是才华之矿开采前露出的“矿苗”。一般来说要成为佳句，不仅是文辞华丽与顺畅，还要足够特异和深入，既让人过目不忘，又直指心灵深处，其生动性与概括性表达了人类的普遍经验，而且是集中表达。在这里，文辞之工细和民间之通俗已经综合一体，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，所以佳句总是可遇而不可求。精巧别致之句难成佳句，因为尚缺乏深长久远的生命力，它在人类普遍经验的深度与广度上，还没有达到让人广泛接受的程度。

佳句需要冲破一般意义上的典雅，需要活化，需要破掉一般文辞之工，从表象进入内部，要让灵机一动与当代性和民间性紧密结合，并且在通俗与典雅两个层面上得到高度统一。这种契合是很难的。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妙手偶得，总是在大诗人笔下才高频率出现。于是我们就会知道，它们的择取标准不单出于学术，而相当依赖生活直感，是经过某种特别权衡之后的集体认定。那些依靠文辞本身的创制，过于仰仗文辞，也就大半失去了直抵人心的力量。佳句与人的情感深度、执着力、关系最大，也就是说，与现实生活中身心摩擦的深度、心灵痕迹的深刻交错，才有更大的决定意义。这个时刻的抵达，它所显现出来的通俗性就非常重要。一般意义上的直白与普及，并不能确保它的隽永性，也不会找到深入的传承者和诠释者；而一旦缺乏代代接续的维护，最终就难以成为我们所说的佳句。

（摘选自《唐代五诗人》，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斑马线不是起跑线

文明出行·规范交通